

· 函授参考资料 ·



中学古文疑难词语辨析

广西民族学院函授部 合编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资料室

1982年10月1日

PDG

G633.3
68

G633.3
68

说 明

中学古文中的某些疑难词语，过去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有的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为了帮助函授学员和中文系本科学生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我们从各地报刊上选了有关疑难词语的短文六十篇，编成了这个小册子。所选编的，有的虽然同中学统编教材解释不同，甚至与传统说法也大相径庭，但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编印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目 录

这个“若”应解释为“如果”	丁挥南 (1)
对《郑人买履》两句翻译的意见	郭林凯 (1)
“荡、倚、冲、冒”义辨	林达人 (2)
《愚公移山》词句辨析三则	盛继锋 徐董海 (4)
“系向牛头充炭直”一句应当怎样讲	张昌谦 (6)
“双兔傍地走”释	周尊宇 梁克鼎 (7)
“鹭伏”小议	蒋宗许 (8)
关于《石壕吏》中“戍”字的解释	赵景深 (10)
《桃花源记》中“外人”一词的辨析	夏麟勋 (11)
解“黍”	郑长庚 (12)
《黄生借书说》析疑	张汉清 方彧 (14)
《曹刿论战》词句辨析数则	陈曙光 (16)
“徒跣”不等于“光着脚”	余光中 (18)
“挺剑而起”符合实情	张世禄 (19)
对“挺剑而起”的质疑	刘燕林 (20)
《隆中对》中的“梁父吟”	张应国 (21)
释“以啖人”的“以”	袁 宾 (22)
《核舟记》中“黍”字解析质疑	冯玉珍 (23)
“莫”字辨	谢宗敏 (24)
《公输》中的“必取宋”	陈凌鹤 (25)

《书愤》结句注释商榷	钟振振	(26)
对《岳阳楼记》一条注释的意见	高泽霞	(29)
“先”与“后”	汤瑞祥 陈恒健	(30)
《小石潭记》语言分析的几点意见	王能宪	(31)
“鸣”应当是马的行为	余一平	(34)
释《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讥”字	朱运申	(34)
“美”非意动 “闻”非使动	柏 岭	(35)
“直”字辨	王良骅	(37)
《硕鼠》新解	胡义成	(38)
“诛”字解三例	刘伯杰	(40)
“生龀肩”榷疑	朱 奕	(41)
“上畏西后”中的“上”字	鲍志仲	(42)
“不齿”怎样解	陈 涛	(44)
“学不可以已”中的“可以”	郭燕修	(45)
释“钩党之捕”	张世衡	(46)
“剪发”不等于“为僧”	祥 生	(47)
说“死生”	夏麟勋	(48)
备课小札一则	汪泰荣	(48)
“沉塘坳”的“塘”	梁如楠	(49)
试谈“床头屋漏无干处”	诸葛尚方	(50)
“跃掷”解	陆惠宁	(52)
《促织》中的“瞥”字	陈裕鸿	(53)
《游黄山记》开头一句标点质疑	张宝峰	(55)
对“秦之所大欲”与“诸侯之所大患”的理解	邱金璆	(56)
《谋攻》中的“故”和“一”	曹尧德	(57)

《谋攻》中的“櫓”	郑世先 (59)
“机巧”的“巧”不是“巧妙”	郑承祚 (60)
“无征”解	柴龙发 (61)
《窦娥冤》课文注释管见	费秉勋 (62)
谈《过秦论》中的两条注释	单成仁 (65)
《过秦论》的几条注释	柴龙发 (66)
对《阿房宫赋》中一条注释的质疑	原若水 (67)
关于“日边”的一点补充解释	吴小如 (69)
“寓逆旅主人”断句疑议	王玉安 (70)
其乡人	艾荫范 (71)
“请卖爵子”疏	王化钰 (72)
“跣”不是“用一只脚站立”	陈裕鸿 (74)
“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辨	黄镇华 (74)
对《孔雀东南飞》两条注释的异议	马国栋 (75)
也谈“故国神游”	谢自求 (76)

这个“若”解释为“如果”

丁 挥 南

有人把《乐羊子妻》的“若中道而归”的“若”解释为“你”。“若”固然有“你”的解释，但在这里我认为应解释为“如果”。

原文后面一段（课文是将它删去的）中曾有这么一句：“盗人曰：‘释汝刀，……’”，显然，这个“汝”是作“你”字解。如果前文的“若”是作“你”解，那么写到后面怎么又换成“汝”了呢？我想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个用词应得到统一。

另外，前文有“夫子职学”，下文的人称代词可省；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很讲究的，本文也可看出，如：“妻跪问其故”，她称丈夫是“夫子”。如果“若”解成“你”，突然讲“你”如何如何，似乎不大妥当。“若中道而归”一句在讲课时译成“如果中途回来不再继续学习”，较为妥当，这样与“复还终业”也联得起来了。

（《教学与研究》浙江师院1981.2）

对《郑人买履》两句翻译的意见

郭 林 凯

《郑人买履》本是一则浅显易懂的寓言，但对其中“人

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两句却有二种不同的译法。一种译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去试穿鞋子？’他说：‘宁可相信量好的脚底样，不要相信自己的脚呀。’”另一种译为：“旁边有人议论说：‘（这个人）宁可相信尺码，却不相信自己的脚呀！’”对这两句，教师在讲课中，往往凭己所好，随便任择一种，致使同校同级异班，出现同文异译的情况。究竟哪一种译法对呢？实在需要辨析一下。

本人赞成前一种译法，认为后一种翻译是不妥当的。显然，后者是从文章的布局入手，把全文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故事情节，后一部分是议论。这样，后一句的翻译就摒“买履者”于外，成了旁观者来评价了。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旁边有人议论，“买履者”却毫无反映，这是绝不可能的。

韩非子写这则寓言是为了讽刺那些拘泥成规，死抱教条，不讲实际的顽固派。试想，为了揭露得淋漓尽致，让“买履者”自己说出愚蠢可笑的话来岂不更好！此外，这正是作者独具匠心的画龙点睛之笔。而后一种译法把“曰：……”译作“又有人说：……”恰使寓言失去了精彩之处，有损作者的原意和原文的艺术性。

（《函授通讯》语文版 1979年第5期）

“荡、倚、冲、冒”义辨

林 达 人

《黔之驴》中的第二段，用78个字便写完了虎对驴由

“骇”至“尽其肉”的全过程。其中虎从“不敢搏”到“断其喉”这个“高潮”部分，本应“用墨如泼”，而作者却仅用了四个字：“荡倚冲冒”。因此，准确地理解这四个动词的词义、深入体会这四个字所表达出虎的心理状态与动作情状，颇有必要。

诚然，“荡倚冲冒”是“益狒”的注脚。但是，注释所说的“荡，碰闯（?!）。倚，倚靠。冲，冲撞。冒，冒犯。”却没有道出虎对驴是怎样的“不庄重”。限于篇幅，对“碰闯”是否属于生造之类姑且撇开不谈；单就“冒，冒犯”这种一举囊括前三个词义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荡倚冲”不也是“冒犯”吗？）

“冲”是“撞”，“倚”是“靠”，均用转注释义法，且适合于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其正确是无庸置疑的。须加推敲的乃是“荡”、“冒”二词的词义。

“荡”，据新编《辞海》（旧版亦然）引《礼记·乐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句意看来，“荡”即“摩”也，言侧面轻触。

又“冒”，该辞书释曰：“以物自蔽而前也。”今日常见的“顶风冒雨”一词中，用以“自蔽而前”的“物”是“雨”；“幼芽冒出地面”中“幼芽”“自蔽而前”的“物”则是泥土。可见“冒”的意思是“顶”或“拱”。注释者释“冒”为“冒犯”，欠妥之处便在于取了“荡倚冲冒”四个词的词义交叉部分。

由于作者用拟人手法刻画文中的虎，故不妨这样来理解“荡倚冲冒”这四个动词：

“荡”。为侧身轻撞，一触即离。写虎此时对“不相

知”的蠢驴仍抱恐惧之心。这是“火力侦察”的第一步。

“倚”。写虎壮着胆子与驴并肩而立，挨挨擦擦，蓄意撩拨。然仍怀恐惧，必须“斜睨”——密切注视驴的反应，一旦发现“以为且噬己”的迹象，冀能火速逃离。是为“火力侦察”的第二步。

“冲”。正面猛力撞驴使痛，故意激怒对方，看它究竟有什么“可怕的绝招”施展出来。是试探性进攻。

“冒”。写虎用头部尽力拱驴的身躯，意在将它拱翻在地。这已是“大嚼，断其喉，尽其肉”这幕“弱肉强食”惨剧的开端了。

由“试探试探”发展到“放手大干”，这就是“荡倚冲冒”四个动词描述的老虎的动作情状与心理变化过程。这样理解是否完满地揭示了作者写作原意，是否符合“积词成句”的原则，尚望同志们不吝指正。

（《语文教学》1981.13）

《愚公移山》词句辨析三则

北山愚公者

《愚公移山》中的“北山愚公者”，应该怎样译成现代白话文？有的是这样翻译的：“山北面有个叫愚公的”，这不够妥当。

应该译成：“有个叫北山愚公的”。这里的“北山”是名词性定语，而不是方位性的状语。原文在第三自然段中，当河曲智叟耻笑并制止愚公之后，有这样一句话：“北山愚

公长息曰”，也可做为佐证。（盛继锋）

（载《辽宁教育》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孀妻弱子

《愚公移山》：“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如孀妻弱子。”其中“孀妻弱子”四字，语文教学参考书和其他一些书上都解释为“寡妇跟（和）小孩子”。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通的，但联系全文，这样的解释就不太确切了。文章中提到孀妻和她的孩子的地方，除上面一句外，还有这样一句：“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意思是“邻居姓京城的寡妇有个孤儿，才换牙，也蹦蹦跳跳地跑去帮助愚公移山”。这句话很清楚，主要讲的是寡妇的小孩去帮助愚公，并没有讲寡妇和她的孩子一起去，而寡妇对愚公移山的态度，在文章中也 没有说明。所以我认为上面“孀妻弱子”四字应解释为“寡妇的孩子”比较合乎情理。

山不加增

《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患而不平？”原解释说：“加”是副词，相当于“再”；“增”是“增加”，“不加增”是“不再增加”。

文言文的语词结构，往往两字可以颠倒。比如“喜欢”，可以说成“欢喜。同理，动词“增加”，也可以说成“加增”。本句中的“不加增”，即是“不增加”。“加增”的“加”，不是副词，不得作“再”讲。何以见得？因为文言“加”作副词讲的，只能修饰形容词，说“加多”

“加少”，“加深”“加长”；而不能修饰动词，说“加增”“加减”，“加笑”“加跳”。况且本句的“山”，即指前句“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两座大山的高大，自从地壳溶岩凝成以后，只见冷缩，不见膨胀。既没有首次增加，就不能说再次增加。

（徐董海）

《语文学习》一九八〇年四期

“系向牛头充炭直”一句应当怎么讲？

张 昌 谦

“系向牛头充炭直”，是白居易的乐府诗《卖炭翁》中的最后一句。一般的讲法是：卖炭翁无可奈何地把“半匹红绡一丈绌”结在头牛上充当炭的代价，因而把“系”念作“ji”，把“卖炭翁”作为“系”的主语。

这样的讲解是不妥当的。因为，其一、它不符合诗的原意。作者写道：“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这就告诉我们，一车炭有一千多斤，以“半匹红绡一丈绌”来充当炭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卖炭翁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是绝不会伸出手来接受这于事无补的“半匹红绡一丈绌”的。

其二、这样的讲解有损于诗的主题。《卖炭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依势横行、强夺民财的罪行。如果说，诗中的“手把文书口称敕”是写官使的骄奢蛮横，那么，“系向牛头充炭直”，则进一步描写了官使的恶霸作风。

和强盗行径：卖不卖炭由不得你，给钱多少由不得你，要不要“绡”和“绂”也由不得你。

因此，“系向牛头充炭直”这一句诗，应理解为：官使给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绂”，卖炭翁实在不愿意接受，于是官使便把“绡”和“绂”胡乱地挂在牛角上。所以，“系”应念作“xi”，当“挂”讲，“系”的主动者应是官使而不是卖炭翁。

（《语文教学通讯》1979年第6期）

“双兔傍地走”释

周尊宇 梁克鼎

教材注为：贴着地面跑。我们认为似欠贴切。

1、从兔子跑时的特征来看，并不“贴着地面”。无论是家兔还是野兔，一是耳大尾短，二是四肢前短后长（凡二倍于前肢，且有力），听觉敏锐，跃得很远，一旦闻声脱逃，迅如疾风，非猪狗追之莫及。故古有“兔脱”一词，状脱去迅疾。根据兔子奔跑（或脱逃）时腾跃的特点，把“傍地走”解释为“贴着地面跑”是不确切的。

2、从“地”的词义与词性来看，原注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傍(bàng)，有“依傍、依靠、靠近”等义，如“依山傍水”；走，作“跑”是无疑的。地，原注作名词用，解作“地面”。我们说，“地”一般是作结构助词用在形容词后，表状态，但“地”还有时态助词“着”的意义。如王安石载酒诗：“黄昏独倚春风立，看却飞花触地愁。”“触

地愁”，犹言“触着愁”了。又辛弃疾《行香子》词，“小窗坐地，侧听檐声。”“坐地”，犹言“坐着”。同样，“傍地”，在这里应该是“傍着”。即这两句应该解释为“双兔并非靠在（或傍着）一起跑，怎能辨别哪是雄哪是雌呢？”

（《语文战线》1981.6）

“鸷伏”小议

蒋宗许

统编教材初中语文第三册《冯婉贞》一文，有“及敌枪再击，寨中人又鸷伏矣”的话。课本对“鸷伏”的解释是：“象鸭子似的趴着”。段励勤同志认为如“以鸭子的……弱儒来解释”。“鸷伏”是丑化了冯婉贞等抗英健儿矫健英武的形象。于是他把“鸷”训为“迅速”，这样，原句的意思就变成了“寨中人又迅速地趴伏了”（详见《语文教学通讯》八〇年第三期段励勤同志《鸷伏作何解释》）。

我认为段同志对书上注释提出异议是有道理的，的确，“象鸭子似的趴着”不要说形象不美，就动作而言实在跟灵活、敏捷沾不上边。设若当时冯婉贞他们真的象鸭子那样“趴”，谢庄恐怕“蕘粉”无疑了。

不过，段同志的解释却又似显牵强，且失去了“鸷伏”原有的旨趣。我们知道，在古典文学作中品，作者行文往往采用“名词作状语”这类句式来状物写情。象“鸷伏”这种带比喻性质的“名状结构”更是比比皆是，诸如“猓缩螭曲，蛇盘龟息”，“人立”，“翼蔽”，“犬坐”，“猓进鸷

击”等等。这类“名状结构”富有修辞意味，富有形象感，让人一接触到它，脑子里就闪现出一幅活生生的立体图画，从而收到言简意明的效果。如从“鹭伏”而联想到鸭子的“笨、弱懦”之类。

既然两种解释都不见佳，那应怎样才算妥贴呢？我认为其关键是那个“伏”字，毫无疑问，《冯婉贞》一文作者用“鹭伏”一词来描摹抗英健儿的灵活敏捷，也象本文后边的“猱进鹭击”一样是颇经推敲的，只要理解了那个“伏”字，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驰骋的天地是在水中，这是谁也了解的常识，作者怎么会取非鸭子所善的陆地上的“趴”来状写健儿们的灵巧呢？我认为作者的本意是说：“等到英国佬第二次开枪时，寨中又（象鸭子那样）潜伏了”。对于鸭子的潜水，人们是熟悉的，一闪就不见了，转瞬又从别的地方冒出头来，彼时的形象和动作，可谓至善至美矣。作者也正是准确地抓住那一点（即“伏”来刻画健儿们的情态的。就谢庄当时的战斗情形看，他们“盖借寨墙为蔽也”，寨墙如水，他们如水中的鹭，时起时潜时开火，神出鬼没，打得侵略者晕头转向，因而才取得“攻一时，敌退”的初胜。

这样理解，是否会更合情理一些，请大家指正。

（《中学语文》1982.2）

关于《石壕吏》中“戍”字的解释

赵景深

关于“三男邺城戍”中的“三男”是指三个儿子，大家都没有疑问，所怀疑的是这个“吏”究竟是唐军的，还是叛军的；这个“戍”字究竟是指当兵去防守，还是围攻。我个人的意思，这个“吏”应该是唐军的，而不是叛军的。这个“戍”字应该是指当兵去防守，而不是围攻。下面引一些例子：

①清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注“河阳”一词云：“河阳县属孟州。按：此即子仪断桥保守处，今为孟津县。”既说是郭子仪断桥保守处，当然是唐军兵败后，郭子仪截断了桥，进行防御的地方。

②少年儿童出版社王易鹏的《古代诗歌选》第二册80页[说明]云：“这首诗是‘安史之乱’时期写的。那时唐王朝为了和叛军作战，大量地抓壮丁和民夫来补充军队。”这也很明显地说唐王朝是与叛军作战。注九，戍(shù)，译成守卫。

③近人肖涤非的《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16页也说：“这首诗写老妇被抓应役，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残酷……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民那种忍痛负重的爱国精神。”

④复旦大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册的说明云：“这首诗是杜甫《三吏》中的一篇。……肃宗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唐军在相州溃败，为了补充兵力，在附近强拉民夫。”注五云：“戍，防守。”

(《教学通讯》1981.5)

《桃花源记》中“外人”一词的辨析

夏 麟 勳

陶潜《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古代散文。文中说到“外人”的语句共有三处：

①其间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②……遂与外人间隔。

③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以上三句中的“外人”，许多选本都解释为一个意思，指“桃源以外的世人”。这就地理环境的方位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就时间概念来说，它们究竟指的是桃源以外哪个时代的人，我们必须仔细揣摩，加以辨析。

第一句中的“外人”，是特指桃源外的秦时人。因为下文明明说：“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而从秦到东晋太元年间约六百年之久，既然一直与外界隔绝，当然“衣着”只能与秦时一样。其次，《桃花源记》是作者的《桃花源诗》前的小序，二者主题和题材相同，应是相互补充和印证的。诗中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是说桃源中人的祭祀和装束，仍保持秦时的古风。倘若我们把“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中的“外人”解释为“桃源以外的晋时人”，那就不是“衣裳

无新制”，而应是“衣裳皆新制”了。

第二句中的“外人”，则是泛指桃源外秦以后至东晋六百年间各个时代的人。这一句交代了桃花源中人的来历：他们是为“避秦时乱”而来的，因为在这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从此就未出去。下文还特别叙述了他们“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可见他们从秦至东晋当时，一直与外界的人相隔绝。

第三句中的“外人”则是特指桃源外的晋时人，这一句写渔人临别时，桃源中人的嘱咐。因为他们怕渔人泄漏消息，而有被发现不能再过此间和平宁静生活的可能。渔人能把桃源的情况告诉谁？显然只能是东晋当时的人，而决不可能是这以前的人。

（《四川师院学报》1981.2）

解 “黍”

郑长庚

《核舟记》中有“高可二黍许”的“黍”字，应作何解释？我的理解如下：

1. 《核舟记》是在明末写的。玉米传入我国约在明朝，公元1510年前后。初引入时是作为观赏植物来对待的，栽培肯定不很普遍。民间见之者也很少。《核舟记》作者对玉米这种植物一定不会有更多的了解。其次，就说“高可二黍许”指的是二粒玉米那样高，那么这个核舟长高比例更不协调了。所以我认为“黍”指的不是玉米。